

从时空角度探讨经筋理论的架构

陈佳丽^{*}, 林星星², 张文静²

(1.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五段 2 号, 121001; 2. 辽宁中医药大学)

摘要 时空观的建立促进了中医学的理论建构, 而经筋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注定与时空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汉语造词规律分析经筋的时空含义, 并论述经筋的动态、节律等时间性以及多维、多元等空间性, 以此为出发点, 基于发展、变化、动态、立体、联系、整体的时空角度, 探讨经筋理论的架构。

关键词 时空; 经筋; 经络

《文子·自然》云“往古来谓之宙, 上下四方谓之宇。”这里的“宇宙”也就是最初的时空理念。时空(时间-空间)是物理学、力学、天文学和哲学等学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与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相辅相成。时空观的建立促进了中医学的理论建构, 而源起于《黄帝内经》时期的经筋理论与时空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故本文从时空角度认识经筋理论, 探讨经筋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为其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1 从汉语造词规律看“经”“筋”的时空含义

语言学认为, 命名造词时就将这种事物归为一类, 并与其他种类事物区分开来, 已经对这种事物的某些特性和功用有了初步的概括和解释, 已经为这种事物初步赋予了某种“意义”, 即所谓“名也者, 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1]。也就是说, 对于看上去相对相反、分离零散的事物, 中国人往往能发现其间互为因果、彼此联系的关系, 进而根据其统一的特性或事物的某种显著特征, 将它们分析整合而归为一个大类, 而后形成抽象的综合性概念。“经”与“筋”的组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词语, 其本身就意味着古代医家对“某种显著特征”的整合总结。

1.1 经筋是从经脉角度对筋的分类与概括

“经筋”概念的提出可上溯至《灵枢·经筋》, 后世医家对经筋的发挥亦多宗此论。“经”与“筋”的联用仅见于本篇, 成为专词并沿用至今。“经”“脉”联用, 并成“经脉”, 在此之后, 以

经为干, 形成“经筋”“经别”等经脉外属部分, 共同构成经络系统。在经络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从发现循经感传现象, 到经脉框架的基本建立, 再到从解剖学角度研究与经脉对应的组织结构, 最后通过反复实践最终形成相对完备的经络体系, 经脉-筋脉附属组织结构-经络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也正因为如此, 经筋与经脉之间以“经”这个共同的特性为枢纽, 相互联系, 才有彼此之间牵连和影响的关系——经筋之舒缩调节经脉气血运行, 经脉之泌其津液气血以濡养筋肉机关^[3], 故从词源学的角度可以认为经筋是从经脉角度对筋的分类与概括。

1.2 “经”侧重于时间性

“经”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空间性。《说文解字》曰“织也”, 如织物的纵线, 其本义包含具体的象——织物。《释名》又曰“经, 径也”, 即道路, 径路无所不通。人与自然相应, 经络的概念自然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存在“径路”的观察。另《疏》云“南北之道谓之经, 东西之道谓之纬”, 南北东西表示客观物体在空间中占据的位置, 也称“方位”, 所以说“经”本身蕴含客观实物、占据、方向、方位等空间元素。另一层更主要的含义是时间性。《传》曰“经, 度之也”, 度是指丈量、法度, 有不可逾越、规则、秩序的意思。这种“不可逾越的秩序”在中医哲学思维中也被称作“天道”, 天道的本质是时间, 掌握天道即掌握时间规律, 所谓“谨奉天道, 请言终始, 终始者, 经脉为经”(《灵枢·终始》)。“终始”即代表时间, 指代时间延续的某个周期, 即“阴

* 通讯作者: 18004012223@163.com

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故古代医家认为人身之阴阳经络与时间相应，尤其是经络的发现，与古代医家“将生命看作一个特殊的延续过程，并采取考究时间过程的特殊方法来体察生命，进而发现经络”的思维过程是相一致的。

古代医家认为，经络能够“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如《灵枢·根结》云“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认为应该理解经络理论在诊断、治疗疾病中的重要价值，其要点在于“知终始”，也就是认识时间规律、时间准则。所以说，“经”本身就具有时空性，且更侧重于强调时间性。

1.3 “筋”侧重于空间性

人体是按一定层次结构组成的有机体，《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成”。皮、脉、肉、筋、骨的分类无不贯穿着层次的理念^[4]，而层次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五者在空间的分布与结构的不同，即“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素问·皮部论》），所以外邪的侵入体现出在空间上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百病之始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廕于肠胃”。

“筋”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分布的有形有质。“筋”，《说文解字》作“肉之力也”，《释名》作“筋，力也。肉中之力，气之元也，靳固于身形也”。可见筋是指代具有力量，能发挥束骨、利机关、保护周身的筋肉组织的总称。有关其功能的记载散见于《黄帝内经》中，如“诸筋者皆属于节”（《素问·五脏生成》），“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素问·痿论》）。筋为五体之一，为肝所主，主要结聚于关节骨骼处，筋分布有位，有形有质，涉及广泛，有解剖学依据，是人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筋”之一字体现更多的是空间性。

2 经筋的时间性

2.1 动态性

中医学偏重考察事物动态属性、重视时间因素的思维方式，多是通过阴阳概念集中表现的。《灵枢·阴阳系日月》曰“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素问·阴阳别论》云“去者为阴，至者为

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可见阴阳没有固定形态，只代表两类事物的动态属性而经筋的行为特点、动态属性往往在空间规模上无太大变动，在时间形式上表现出前后差异十分明显的动态变化。十二经筋将人体的筋系统归属于十二部分，分别为手三阴、三阳之筋，足三阴、三阳之筋。经筋先别阴阳，阳者行于外，手足项背直行附骨之筋多刚，刚者所以束骨；阴者行于内，胸腹头面支别横络之筋多柔，柔者所以相维。

人体的筋肉组织因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待时而萌，蔚然发展，隆盛劲强，竭衰解堕，后枯槁而去。这种顺序、一维、动态的变化序列被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同时经筋的一静一动、一张一缩、一开一合是一种时间过程的累积，更是时间这个虚拟符号在经筋这一事物中的具象。

2.2 节律性

手足分阴阳，筋合十二月。除了手足三阴三阳之名，《灵枢·经筋》将经筋与十二月相应，如“足太阳之筋，……名曰仲春痹”；“足少阳之筋，……名曰孟春痹”；“足阳明之筋，……名曰季春痹”等等。一年有四季，一季有三月。《说文解字》把“孟”“仲”“季”分别跟每季的三个月份相配，就构成了一套月份的称谓。“孟春”指一月，“仲春”指二月，“季春”指三月，即“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逸周书·周月》）。此表述方式与“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针灸甲乙经》）的周期节律性意思相通。《灵枢·寿夭刚柔》曰“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病在阳者名曰风，病在阴者名曰痹”。用“痹”来指代发生在经筋系统的疾病，是广义的痹。《灵枢·经筋》将四时与痹相合，则经筋病候无不在其中，所以《灵枢集注经筋》才有“盖手足阴阳之筋，应天之四时，岁之十二月，故其为病亦应时而生”。

寒与热是经筋病候在时间层面的表现形式，《灵枢·经筋》曰“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素问·皮部论》亦云“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阴寒之气多，表现出肌肉筋骨挛缩疼痛，阳热之气盛，则表现出筋肉组织弛纵不收。《灵枢·根结》云“发于春夏，阴气少，阳气多，……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以四时指代阴阳之气的多少，以春代温、以夏代热、以秋代凉、以冬代寒。一岁之中，季有寒热；一季之内，月有孟仲；一月

之里,相有圆缺;一日之间,时有子午,故以寒热来代表阴阳之气的盛衰,表现出经筋病候受时间因素影响的多少。

从阴到阳,从春到冬,从孟到季,以十二月痹对其进行的标识,强调了十二经筋为痹的时间节律特性^[9]。经筋疾病的寒热表现也体现出经筋理论应当引入时间观念,使经筋由静止的三维空间观点进化成动态的思维时空概念^[9]。

3 经筋的空间性

3.1 循行分布的多维性

《灵枢·经筋》对于经筋的循行分布有相近的描述,其体表循行与同名经脉基本一致,遵循经脉分布的特点,正如张介宾所言“凡十二经筋所起所行之次,与十二经脉多相合”。但是经筋循行又不完全受经脉制约,其范围较之同名经脉更宽泛。

经筋通过有规律的密集分布,强有力的联结与联系,使肢体呈现出网络、层次、框架结构,无论上下肢干,躯体前后,基本将人体网织成一个立体式的结构。尤其是关节部,其纵、横、浅、深,前、后、上、下,点、线、面、体,呈现出经筋的三维立体建构,从而有利于经脉通行其中,气血渗灌濡养肢体,进而保证经筋维护肢体结构稳定、灵活运动及保护脏腑等生理功能,这也弥补了十二经脉未到之处的缺陷。

经筋在循行过程中还在腕、肘、肩、颈、腋、股、膊、膝、脘、踝、踵等关节骨骼处结聚。各经筋的结聚处、起止点,其实就是以肌腱等组织为主组成的条状、束状、片状、爪状结构,从空间角度来看,这是局部的三维结构,如手三阴之筋结于胸膈(贲)、手三阳之筋结于头角、足三阳之筋结于目周围、足三阴之筋结于阴器。另外,因不少止点呈条状和片状,如足太阴经筋“其内者,著于脊”,脊为脊柱,呈条束状,故对于经筋的研究不能完全以“点”的概念来指导。

3.2 功能实现的多元性

对于经筋的解释有一点已成共识,即经筋的功能需要借助于多组织、多结构、多系统的共同参与。以肘关节为例,其运动需要借助手阴阳经筋的相互配合,如肘关节屈曲动作完成过程中,在内的手三阴经筋做与关节收缩方向相同的运动,同时在外的手三阳经筋做与关节收缩方向相反的运动,而伸直动作完成过程中,则恰恰相反。阴筋与阳筋形成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从肌群的角度阐述,则被称

作主动肌群与被动肌群^[9]。但筋肉的协同与拮抗关系,古人早以“阴阳”二字明示。这种协调关系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能伸”,即属阳(背侧)的经筋拘挛可发生强直与角弓反张,属阴(腹侧)的经筋拘急则出现弯俯不能伸直的表现。以躯干部为例,足阳明位于前,少阳左右,太阳居后,同时足厥阴结于阴器,足太阴散于胸中,足少阴则与足三阳一同自足上贯脊柱,于是经筋在躯干部组成五方的空间模式。除此之外,在颈部,手阳明经筋居于足阳明、足少阳经筋间,手少阳、手太阳经筋夹于足少阳、足太阳经筋之间,这相当于在原有五方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九宫模型。

4 经筋作为一个独立时空系统对治疗的启示

经筋理论隶属于中医经络系统,但与其他理论如经脉理论、皮部理论等相比,不管是所在时空层次,还是所生疾病,抑或是所治之法,均有所不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空系统。

4.1 经筋刺法贵在准确,应当深浅适宜

《素问·刺要论》云“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人体存在皮、脉、肉、筋、骨的层次之分,外邪侵入也大多遵循由外及里、由浅入深的道理,故其针刺之法也应确保深浅得当,即“在筋守筋,在骨守骨”之理。那么准确刺入经筋的实现方式是什么?针刺入筋必然经过皮、肉、脉三者,如何准确地刺入经筋而不伤害其他结构?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达到“刺筋无伤肉”“刺筋无伤骨”的目的?

《素问·针解》云“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邪”是“斜”的意思,即指针刺时不管深刺、浅刺,以无“斜下”为原则。只要进针端正通过皮、脉、肉,准确到筋,就不会对其产生伤害。总的来说,对于经筋刺法的要点,术者应持针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贵在准确,慎守勿失。

4.2 经筋探索应侧重整体,不可偏居一隅

《灵枢·经筋》中关于“点”的描述不多,更多的是从运动力线的角度对经筋进行分类排列。除了每一条经筋自身外,与其他经筋之间也存在“浑然一体、难分难解”的整体关系,故以人作为观察个体,上与下,左与右,前与后,角与隅,都是相互直接联系的“筋群”。“维筋相交”即是明证,其“伤左角,右足不用”的临床表现与现代医学中脑神经损伤后出现的对侧肢体半身不遂极为

相似^[8]。而同时巨刺、缪刺等贯彻“从阴引阳、从阳引阴”思想的平衡针刺法在经筋疾病中应用广泛^[9-10]，这些密切的空间关系能强化对于经筋的整体观认识，并且使得手足、阴阳、五体、六经、数理在空间上产生交互，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来探索《黄帝内经》人体结构理论的内涵。

4.3 经筋疗法贵在变通，不可恒守不变

对于经筋病的诊断治疗，要以动态变化的视角去审视，正所谓用针者（当然还包括其他单一的治疗）“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官针》）。有学者^[11]认为，经筋病候的严重程度以结筋病灶点的数量、显现与否来判断，治疗也多以解结之法。不可否认，解结之法在经筋病初期或者病变只发生在经筋这一层次时会有显著效果，但随着疾病的发展，病情已重或已深入脏腑，患者整个机体处于阴阳形气俱不足的状态时，“以痛为输”“解结”等针泄之法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才是正途。所以对于经筋疾病的治疗原则，不能只在形态、形质上固守不前，而应先审时而后变通，同时还应站在疾病发展总高度上，分析疾病处于哪个时间阶段和空间层次，关注其整个变化与转归过程，如此能增强对疾病的预见与掌控能力。

5 结语

从时空角度对经筋理论进行探讨，将丰富人类对于生命体的时空认识。经筋的时空观可以帮助在治疗上突破目前经筋病“以痛为输”的局限治疗，尤其是忽视姿势调整或动作训练辅导等整体方面的调节，这恰恰是治疗疼痛性疾病中长期忽略的重要一环^[12]。以时空为立足点，就不会只着眼于经筋

局部的解剖部位与定势的“以痛为输”，而从发展、变化、动态、立体、联系、整体的眼光出发，于经筋理论的重新架构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周光庆. 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4(1): 26-33.
- [2] 赵百孝. 论针灸“皮脉筋骨”层次论治方法 [J]. 中国针灸, 2005, 25(6): 433.
- [3] 张柳青. 经脉学、经络学、血脉论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J]. 中医学报, 2016, 31(8): 1117-1119.
- [4] 薛立功, 管宏钟. 经筋与经脉异同考 [C] // 中国针灸学会经筋诊治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论文集(2009年) 重点论文选编. 沈阳: 2009: 53.
- [5] 刁吉亭, 董福慧, 刘斌. 《灵枢·经筋》篇经义初探 [J]. 北京中医药, 2010, 29(9): 675-677.
- [6] 吴滨江. 浅谈经络腧穴的时空四维性 [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1988, 11(3): 12-13.
- [7] 牛永刚. 人体运动链功能训练结构模型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 [8] 梁宜, 方剑乔. 《灵枢》经筋理论探析 [J]. 中医杂志, 2008, 49(6): 488-490.
- [9] 张汉卿. 平衡针与四维牵引调曲并用治疗颈肩综合征临床研究 [J]. 针灸临床杂志, 2013, 29(3): 22-26.
- [10] 王声强, 赵甫刚, 张伟玲, 等. 指趾端刺合巨刺法治疗头面部痛证 [J]. 中国针灸, 2012, 32(2): 127-128.
- [11] 韦嵩, 陈志煌, 接力刚, 等. 以《内经》横络解结法治疗顽痹的认识及应用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33(2): 118-119.
- [12] 黄龙祥. 让针灸为《解剖列车》搭建新站台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5-04-22(3).

Explora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Meridian Sinew Theory from Space-time Aspect

CHEN Jiali¹, LIN Xingxing², ZHANG Wenjing²

(1.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1; 2.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time view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while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eridian sinew theory is destined to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pace-time. The space-time signification of meridian sinew is analyzed from Chinese coinage law. The property of time (dynamic state, rhythm, etc.) and the extensity (multi-dimension, multi-element, etc.) of meridian sinew is explained. Taking this as the entry point, based on the space-time aspects of developing, changing, dynamic, stereo, relating and whole,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framework of meridian sinew theory.

Keywords space-time; meridian sinew; meridian

(收稿日期: 2016-10-28; 修回日期: 2016-12-15)

编辑: 黄 健